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民国历史演义

(七)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第一一〇回	罢参战改设机关 撤自治收回藩属	员
第一一一回	易总理徐靳合谋 宴代表李王异议	员
第一一二回	领事官袒凶调舰队 特别区归附进呈文	愿
第一一三回	对日使迭开交涉 为鲁案公议复书	愿
第一一四回	挑滇衅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	猿
第一一五回	张敬尧弃城褫职 吴佩孚临席摭词	源
第一一六回	罢小徐直皖开战衅 顾大局江浙庆和平	缘
第一一七回	吴司令计败段芝贵 王督军诱执吴光新	远
第一一八回	闹京畿两路丧师 投使馆九人避祸	苑
第一一九回	日公使保留众罪犯 靳总理会叙两亲翁	怨
第一二〇回	废旧约收回俄租界 拚余生惊逝李督军	愿

第一二一回	月色昏黄秀山戕命 牌声历碌抚万运筹	怨
第一二二回	真开心帮办扶正 假护法军府倒楣	冤
第一二三回	莫荣新养痍遗患 陈炯明负义忘恩	冤
第一二四回	疑案重重督军自戕 积金累累巡阅殃民	冤
第一二五回	赵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驰函劝吴	冤
第一二六回	取岳州吴赵鏖兵 演会戏陆曹争艳	冤

第一一〇回 罢参战改设机关 撤自治收回藩属

摇摇却说山东问题，未曾解决，国民当然不服，屡有排日举动。山东齐鲁大学生，常在通商要港，调查日货出入，不许华商販售。一日，见有车夫运粮，输往海口，学生疑他私济日人，趋往过问。偏被日人瞧见，号召日警，竟将学生拘去。事为学商各界闻知，即聚集数千人，共至省长公署，请向日本领事交涉。当由省长派员劝慰，许即转告日领，索回学生。大众待至晚间，未见释归，又向省长署中要求，直至次日始得将学生放归，众始散去。嗣又有乡民数千人，因日人在胶济铁路桥洞旁，抽收人畜经过税，亦至省长公署，要请与日人理论。经省长婉言劝导，教他稍安毋躁，待政府解决青岛问题，自不至有此等情事。乡民可无奈何，只好归退。惟排斥日货，始终未懈。不但山东如是，各省亦皆如是。驻京日使，专用强力压迫我国政府，严行禁止，政府不得不通电各省，但说是：“陆专使拒绝签字，正当统筹全局，亟谋补救，各省排斥日货，徒然意气用事，反损友邦感情，务希责成军警，实力制止”等语。各省长官，虽亦照式晓示，惟国民不买日货，乃是交易自由，并非犯法，所以禁令屡申，也是徒然。既而上海租界内，有悬挂日皇形像，当众指骂等情。四川重庆境内，日本领事宴请中国官绅，轿夫马弁，群集领事署门，用泥土涂抹门首的菊花徽章。两事又经日使提出，请中国政府设法消弭，并查办犯人，严行惩罚云云。政府也只好通电各省，申谕人民，毋得再犯友邦国徽及君主肖像。此外尚有各种交涉，不胜枚举。惟巴黎和会中陆专使等，对德条约，已不签字。接连是对奥条约，亦由协约国与奥使议

定,迫令承认。奥使伦纳尔等,起初也极力抗辩,终因兵败国危,无能为力,没奈何忍辱签字。协约国当然签约,陆专使等对着奥国,没甚关碍,也即签字。奥约与德约略同,无非是割让土地,裁损军队,放弃欧洲以外一切权利,承认匈牙利独立,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新建诸国,并赔偿各国战争损失等情。中国专使既经签字,便即电达中央,时已为九月中旬了。徐总统乃连下二令道:

我中华民国于六年八月十四日,宣告对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主旨在乎拥护公法,维持人道,阻遏战祸,促进和平。自加入战团以来,一切均与协约各国,取同一之态度。现在欧战告终,对德和约,业经协约各国全权委员,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签字,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于是日告终。我国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故拒绝签字,但其余各款,我国固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协约各国对德战事状态,既已终了,我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地位,当然相同。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凡我有众,咸使闻知!此令。

对德战事状态终止,业于九月十五日布告在案,兹据专使陆征祥电称,奥约已于九月十日经我国签字等语,是对德、奥战争状态,业已完全解除。惟宣战后对德、奥人民所订各项章程,非有废止或修改之明文,仍应继续有效。此令。

还有广东军政府 ,比徐总统占先一着 ,也对德宣告和平 ,文云 :

自欧战发生 ,德人以潜艇封锁战略 ,加危害于中立国 ,我国对德警告无效 ,继以绝交 ,终与美国一致宣战 ,当即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从前所订一切条约合同协约 ,皆因两国立于战争地位 ,一律废止。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协约国与德国订休战条约 ,随开和平会议于巴黎 ,我国亦派专员出席与会 ,惟对于和约中关系山东问题三款外 ,其他条款 ,及中、德关系各款 ,我国均悉表示赞成。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无效 ,未签字于和约 ,此系我国保全主权 ,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 ,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 ,并不因未签字而有所变易。我中华民国希望各友邦对于山东问题三款 ,再加考量 ,为公道正义之主张 ,而为东亚和平永久的保障 ,实所馨香祷祝者也。特此通告 !

看官阅过上文 ,应知中国与德、奥宣战本由段祺瑞首先主张 ,所以段祺瑞辞去总理 ,名为下野 ,实是仍任参战督办。德、奥约定易战为和 ,参战处应该撤销 ,所有参战处办事人员 ,统皆叙功 ,段祺瑞得受勋一位殊荣。惟段派不愿就此闲散 ,当然预先筹画 ,以便改设机关。徐树铮出任边防 ,就是保持权力的先声 ,好在俄、蒙交涉屡次发生 ,中国不能不积极筹备 ,小徐已做了前驱 ,中央应特任一督办大员 ,作为小徐的援应。督办大员的资格 ,当然非老段莫属了。于是由政府下令道 :

现在欧战告竣 ,所有督办参战事务处 ,应即裁撤。惟沿边一带 ,地方不靖 ,时虞激党滋扰 ,绥疆固圉 ,极关重要 ,着即改设督办边防事务处 ,特置大员 ,居中策应 ,以资控驭而赴事机。其参战处未尽各事 ,并归该处继续办理 ,藉资收束。此令。

这令后面 ,便是特任段祺瑞督办边防事务。好一篇改头换面的大文章 ,仍由老段一手做去。倚段奉段的人物 ,也得联蝉办事 ,权务依然 ,可喜可贺。先是俄国内乱 ,不遑外顾 ,西伯利亚一带 ,新旧各党 ,互生抵触 ,乱匪亦乘势蜂起 ,随处滋扰。我国除蒙古外 ,如吉林、黑龙江、新疆各界 ,均与俄境毗连 ,免不得为彼所逼 ,时有戒心。吉、黑两省督军省长 ,屡次致电中央 ,请派海军舰队 ,驰往松花江为驻防计。当经海军部提出议案 ,咨交国务会议 ,国务员一体赞成 ,并援前清咸丰八年璦琿条约作为证据。查璦琿条约 ,为中、俄两国所协定 ,内载 :“黑龙江、松花江左岸 ,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口 ,为俄罗斯国属地 ;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 ,为大清国属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 ,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其间地方 ,为大清国、俄罗斯国共管之地。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 ,此后只准大清国、俄罗斯国行船 ,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等语。据此约文 ,既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 ,如同连接 ,是我船由海溯江 ,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中 ,虽经过俄属江流 ,也是依据条约行事。况条约载明 ,只准中、俄两国行船 ,不准各别外国船只行走 ,是中国船只 ,显然可行。现在俄乱方亟 ,不暇顾及边境治安 ,我国若筹办黑龙江防 ,正是目前急务。且

党匪所至，中、俄商民，并皆罹殃。如果我国江防成立，不但华民免祸，就是俄民也受益不浅。俄政府应该欢迎，不至抗议。国务员执此理由，因即决议进行，由海军部派出王崇文为吉、黑江防筹办处处长，并饬海军总司令，调驶利绥、利捷、利通、利川、江亨、靖安等六舰，由沪北往松、黑二江驻防。各舰驶至海参崴，俄人提出抗议，不容中国舰队上驶，经海军代表林建章，与外交委员刘镜人等，一再理论，始得放行前进。将抵松花江口，暂泊达达岛，又为俄官所阻，不能径入。达达岛地旷人稀，无从购取煤粮，俄人且截断各舰的运输，几至坐困。林建章等一面与俄人交涉，一面自由驶入庙街，拟寻一避冷港内，寄泊御寒。不料西伯利亚俄军，竟不分皂白，放起炮来，连声轰响，向中国舰队激射。舰队慌忙退避，已有弁目三人受伤，当即拍电到京，一再告急。政府先已照会俄使，依照瑗瑛条约，与他辩论。俄使倒也说不出理由，但言：“本使只能随本国政潮，从权办理，中国若据瑗瑛条约，亦可自行上驶，各行其是。”政府得了此信，却放心了一半，至是接到告急电文，复向俄使严重责问，书面写着：

查瑗瑛条约第一条第二项，载明中、俄船只，得以驶入松花江等，不受限制。中、俄在松、黑权利，原属平等，今俄舰炮击吾舰，殊出意外，应请从速允许我舰江亨、利捷、利绥、利川四艘，安全通过，否则吾国不得不执相当之对付，将以同样手段，加之贵国松、黑两江之舰艇。亦希速电海参崴当事者，以短小之时间，为满意之答复，是所至盼。

除此责问书外,又电驻海参崴高等委员,与俄新政府直接交涉。其实俄政府尚徒拥虚名,未能统驭全国,就是驻京俄使传电通告,也没有确实表示。中国驶往松花江的舰队,只能暂避兵锋,退驻下流,静待解决便了。会驻库办事大员都护使陈毅,报称外蒙古王公,情愿取消自治,归附中华,这真算是民国难得的机会。政府自然去电奖励,并饬外交部蒙藏院等机关,会同商酌办理。陈毅复派属员王仁诩到京,面陈一切情形。原来外蒙自受俄人唆使后,名为自治,实不啻为俄人保护国,俄人屡给借款,盘剥外蒙,外蒙已不堪凌逼,自知为俄所欺,苦难悔约。及俄国革命乱党,又屡次入境,骚扰益甚。外蒙自治官府,乃复向中国乞援,当由外蒙亲王巴特玛多尔济领衔,呈请取消自治,凡历年所借款项归俄、蒙双方交涉,应由中央逐年归还若干。余如各王公等年俸,亦请中央承认等语。陈毅以为所损有限,所得实多,便替他殷勤呈报。还有西北筹边使徐树铮,正欲借此图功,可巧得了这个消息,乃是天上飞来的幸事,急忙电呈中央,说是:“外蒙归化,怀德畏威,应速加慰抚”等语。徐总统连接呈文,因即颁发明令道:

据都护使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呈外蒙官府王公喇嘛等合词请愿呈文,内称:“外蒙自前清康熙以来,即隶属于中国,喁喁向化,二百余年,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无事。自道光年间,变更旧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至前清末年,行政官吏秽污,众心益滋怒怨。当斯之时,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独立之举。嗣经协定条约,外蒙自治告成,中国空获宗主权之名,而外蒙官府丧失利权,迄今自治数

载,未见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令人诚有可叹者也。近来俄国内乱无秩,乱党侵境,俄人既无统一之政府,自无保护条约之能力,现已不能管辖其属地,而布里雅特等,任意勾通土匪,结党纠伙,迭次派人到库,催逼归从,拟行统一全蒙,独立为国。种种煽惑,形甚迫切。攘夺中国宗主权,破坏外蒙自治权,于本外蒙有害无利。本官府洞悉此情,该布匪等,以为我不服从之故,将行出兵侵疆,有恐吓强从之势。且唐努乌梁海,向系中国所属区域,始则俄之白党,强行侵占,拒击我中蒙官军,既而红党复进,以致无法办理,外蒙人民生计,向来最称薄弱,财款支绌,无力整顿,枪乏兵弱,极为困难。中央政府虽经担任种种困难,兼负保护之责,乃振兴事业,尚未实行。现值内政外交,处于危险,已达极点,以故本官府窥知现时局况,召集王公喇嘛等,屡开会议,讨论前途利害安危问题,冀期进行。咸谓近来中、蒙感情敦笃,日益亲密,嫌怨悉泯,同心同德,计图人民久安之途,均各情愿取消自治,仍复前清旧制。凡于扎萨克之权,仍行直接中央,权限划一。所有平治内政,防御外患,均赖中央竭力扶救。当将议决情形,转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时,业经赞成。惟期中国关于外蒙内部权限,均照蒙地情形,持平议定,则于将来振兴事务,及一切规则,并于中央政府统一权,两无抵触,自与蒙情相合。人民万世庆安,于外蒙有益,即为国家之福。五族共和,共享幸福,是我外蒙官民共所期祷者也。再前订中、蒙、俄三方条约,及

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原为外蒙而订也。今既自己情愿取消自治，前订条件，当然概无效力。其俄人在蒙营商事宜，将来俄新政府成立后，应由中央政府负责，另行议订，以笃邦谊而挽回利权”等语。并据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呈同前情，核阅来呈，情词恳挚，具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及王公喇嘛等，声明五族一家之谊。同心爱国，出自至诚，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所以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应受之尊崇，与四盟应享之利益，一如旧制。中央应当优为待遇，俾同享共和幸福，垂于无穷，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同日又加封外蒙古呼图克图汗，令文有云：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深堪嘉尚，着加封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

两令既下，又由外交部照会驻京俄使，通报外蒙取消自治，凡前订中、俄、蒙条约及俄、蒙商约，并中、俄声明文件，一概停止效力，且将外蒙取消自治，仍复旧制各情形通告驻京各国公使。各国公使与外蒙均无甚关系，当无异言。俄使虽不愿赞成，但因本国内情非常扰乱，实不能顾及外蒙，自己侨寓中国，赤手空拳，徒靠着三寸舌根，究有甚么用处，所以暂从容忍，俟新政府稳固后再与中国交涉。那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尚

在内蒙驻节 ,至此且受命为册封专使 ,得与副使恩华、李垣 ,睥睨自若 ,驻往库伦去了。小子有诗咏道 :

本是无功冀有功 ,一麾出使竟称雄。

此君惯使刁钻计 ,如此机心亦太工。

欲知小徐赴库情形 ,且至下回叙明。

参战处成立以后 ,将及二年 ,未闻有如何大举 ,故外人时有不满意之论调。然使当时无段氏之主张 ,列入参战地位 ,则巴黎和议 ,中国当然不能列席 ,此后之外交困难 ,固不仅青岛问题已也。即斯以观 ,段氏不得谓无功 ,但段氏生平之误 ,在信任一小徐。小徐因参战之将罢 ,亟倡议边防 ,彼若为段氏效忠 ,而不知其处心积虑 ,无非为自己之权利起见。陈毅之取消外蒙自治 ,功已垂成 ,而小徐即起而乘之 ,欲夺陈毅之功为己有 ,巧固巧矣 ,亦知“人有千算 ,天教一算”之俚谚否耶 ?试观俄罗斯历来猖獗 ,谋攫外蒙 ,迫我认约 ,曾几何时 ,而国乱如糜 ,不遑兼顾 ,国且如是 ,况一人一身乎 ?小徐 ,小徐 ,汝谓己智 ,果何智之足云 ?

第一一一回 易总理徐靳合谋 宴代表李王异议

摇摇却说徐树铮出任边防,无非为徼功起见,及外蒙取消自治,又得受中央任命,做了一个册封专使,便与副使恩华、李垣等,驰赴库伦。驻库办事员陈毅,也知小徐此来,不怀好意,但不得不出郊相迎。就是外蒙王公,既已归附中央,理应欢迎专使,相偕出迓,执礼颇恭。小徐昂然前来,意气扬扬,及与陈毅等相遇,乃下马晤谈,略道寒暄,便即上马入库伦城,当下将册书授与外蒙呼图克图。呼图克图依礼接受,摆宴接风,皆意中事,不消细叙。散宴后,小徐出寓陈毅公馆,便作色与语道:“汝亦曾知我徐某的声名否?汝在库伦多年,没甚建树,今我奉使到此,为汝成立功劳,并非越俎代谋,汝勿疑我有他意,暂请汝勿与外界通问,俟我办理告竣,自当南归,否则与汝不利,汝宜留意。”陈毅听了,也觉愤不可遏,但默思小徐凶横,未可与争,不如虚与周旋,还可敷衍过去,俟他复命,便可无事,因此含糊应允,听令小徐办理。小徐也乐得张威,即借库伦为行辕,安居起来。嗣是边防情事,均归小徐主张,陈毅毫无权力,不过虚有职位罢了。

是时财政总长兼代国务总理龚心湛,因为财政支绌,不敷分拨,屡受各方指摘,情愿卸去职任,免得当冲。乃即递上辞呈,转被出都。徐总统无从挽留,只好准令免职,改任他人。向例总理缺席,当由外交、内务两总长代任,外交总长陆征祥赴欧未回,内务总长田文烈,因病乞假,当然不能任命,挨次轮流,应归陆军总长靳云鹏权代。靳为段合肥门生,资望尚浅,全靠老段一手提拔,始得累跻显阶,官至陆军总长,特授勋二

位。老徐本阴忌段氏,如何肯令靳云鹏接手?他却有另一种意见,以为靳系武夫,头脑简单,容易就我约束,且靳为新进后辈,驾驭更易,若优加待遇,使他知感,当可引为己用,乐效指挥。就中尚有两件利益:一是使安福国会不致违言;二是使曹锟、张作霖互相呼应。原来靳为段派嫡系,本与安福部同情,好在靳氏儿女,新近与曹、张两军阀联姻。曹、张两派本非段系,将来靳得重用,曹、张自必乐从,两方拥护,靳亦可乘势自展,免受段派牵掣。为靳氏计,为自己计,真是一举两得的计策。当即将靳氏提出,咨交国会。府秘书长吴笈孙,草定咨文,呈与老徐。徐总统阅后,复亲自援笔,把靳云鹏三字下,加写“才大心细,能负责任”两考语,然后再令吴笈孙缮正,盖过了印,着人赍交参众两院。院中投票表决,得大多数同意,因即通过。徐遂任命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所有财政总长遗缺,使命次长李思浩摄行。既而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曹锟,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果有电文到京,力保靳氏,略云:“国家政治,须由内阁负责,龚代阁已经告退,闻已奉中央明令,着靳总长兼代。靳总长心地光明,操行稳健,令他代龚,众望允孚,即请令靳总长正式组阁,俾当内忧外患时候,付托得人”云云。徐总统览到此电,免不得捻髯微笑,遂令靳去鹏正式就任,竟为国务总理。

靳既受命登台,可巧广东军政府有电到京,请取消八年公债,略谓:“八年公债条例,闻已公布,额定二万万,取田赋为担保品,得将所领债券,随时抵押买卖,某报中载有券额八十万元,已抵于某国商人,每百元只抵三十元,是直接为内债,间接即系外债,转辗抵押,自速危亡。况公债发行,抵及田赋,尤为世界所未有。全国人士,已一律反对,异口同声,请即取消

明令 ,用孚輿情 ,并盼速复 ”等语。靳云鹏接电后 ,即复电与军政府 ,说是 :“八年公债 ,系维持财政现状 ,所称押与某国一节 ,并无此事 ,幸勿误信。”这电既拍发出去 ,靳氏更通报老徐 ,且谈及财政奇窘 ,未易支持。徐总统亦皱眉道 :“这都是军阀家的祸祟 ,试想近年军饷 ,日增一日 ,政府所入有限 ,怎能分供许多将弁 ?今日借外债 ,明日借内债 ,一大半为了武夫。如果武人有爱国心 ,固防息争 ,倒也不必说了。更可恨的 ,是吃了国家的粮饷 ,暗谋自己的权力 ,南争北战 ,闹得一塌糊涂 ,如此过去 ,怎么了 ?怎么了呢 !”靳云鹏答道 :“看来非裁兵节饷不成。”徐总统道 :“我亦尝这般想 ,但必须由军阀倡起 ,方不至政府为难 ,若单靠政府提议 ,恐这般军阀家 ,又来与政府反对了。”靳云鹏应了一个“是”字。徐总统复接入道 :“目前曹、张两使 ,电呈到来 ,并言君才能大任 ,我看此事非君莫成 ,请君电告曹、张 ,烦他做个发起人 ,当容易收效哩。”云鹏复应声称是 ,因即告退自去 ,电致曹、张 ,如法办理 ,果然曹、张代为帮忙 ,分电各省督军省长 ,愿裁减军额二成 ,为节饷计。各省督军省长 ,闻是两大帅发起 ,当然赞成 ,便推曹、张为领袖 ,联名进呈 ,大纲就是“裁兵节饷”四大字。徐总统喜如所望 ,因即下令道 :

军兴以来 ,征调频繁 ,各省经制军队 ,不敷分布 ,因之招募日广 ,饷需骤增 ,本年度概算支出之数 ,超过岁入甚巨 ,实以兵饷为大宗。此外各军积欠之饷 ,为数尚多。当此民穷财匮 ,措注为艰 ,即息借外资 ,亦属一时权宜之计 ,将来还本偿息 ,莫非取诸民间 ,纾须臾之急 ,适以增无穷之累。抑且治军之道 ,饷原

为重，久饥之卒，循抚良难，统驭设有稍疏，则事变或难尽弭。本大总统受任伊始，力导和平，实发于为民请命之诚。现大局虽未底定，而停战久已实行，徒养不急之兵，虚耗有尽之饷，非所以奠民生、固邦本也。至若军饷支出，悉资赋税，比来国家多故，百业不兴，农成商通之数，已逊承平，益以整理失宜，岁入锐减，长此以往，固有饷源，涸可立待，被兵省份，更无论矣。本大总统兴念及兹，夙夜祇惧，计惟有裁减兵额，清厘税收，救弊补偏，暂资调节。兹据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直隶督军曹锟、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张作霖、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倪嗣冲、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署浙江督军卢永祥、署吉林督军鲍贵卿、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山东督军张树元、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兼署省长赵倜、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张敬尧、福建督军兼署省长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省长兼署督军张广建、新疆省长兼署督军杨增新、热河都统姜桂题、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蔡成勋、江苏省长齐耀琳、安徽省长吕调元、湖北省长何佩溶、浙江省长齐耀珊、江西省长戚扬、山东省长屈映光、陕西省长刘镇华、直隶省长曹锐、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等，联名电呈，称：“中央财政奇绌，军费实居巨额，如各省徒责难于中央，于义未安，于事无济。权宜济变，势不外开源节流两端。如就军队裁减二成，以之镇慑地方，尚可敷用，约计岁省二千万，一面由中央责成各省，督饬财政厅，于丁漕税契

各项,暨一切杂捐,切实整顿,涓滴归公,增入之款,亦当有二千万元左右,确定用途,暂充军饷。一俟和平就绪,裁兵之议,首先实行”等语。该督军等明于大计,兼顾统筹,体国之忱,良深嘉许。所拟裁减军额二成及整顿赋税各办法,简要易行,与中央计划正合。即着各该管官署,会同各该督军省长总司令等,妥速筹议,确定计划,克日施行。经此次裁减之后,并应认真训练,以期饷不虚糜。至于清厘赋税,首重得人,着责成财政部暨各省长官,于督征经征官吏,严为遴选,仍随时留心考核,切实纠察,以祛积弊。总期兵无冗额,士可宿饱,减轻闾阎之疾苦,培养国家之元气,本总统实嘉赖焉。将此通令知之。此令!

看官!你道各省督军省长,联名呈请,果真是为国节财,通晓大计么?从前袁项城时代,只有一班国民党,与袁项城死做对头。后来项城一死,北洋军系,遂分作两派,一是皖系,一是直系。皖系就是段派,与民党不协,常欲挟一武力主义,铲除民党,所以南北纷争,连年不解。直系本是冯河间为首,冯既下野,资格最崇的要算曹锟。锟尝与冯联合一气,嗣经徐东海从中调停,乃偶或助段,但终为直系中人,不过为片面周旋,究未愿向段结好。再加出一位张大帅来,据住关东三省,独抱一大蒙满主义,既不联直,又不联皖,前次为小徐诱动,谋取副总统一席,所以助段逼冯。及冯去徐来,副总统仍然没分,累得张大帅空望一场,于是心下怪及小徐,更未免猜及老段。三派鼎立,尔诈我虞,哪里肯协力同心,经营国是?各省督军省长,如徐总统通令中所述,有直派的,有皖派的,有奉派的,彼